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桑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春秋大事表卷四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列國疆域表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稅安禮為作春秋指掌圖以明之余謂是不可圖也若從其始封則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日則二百四十年中强兼弱削月異而歲不同

當以何年為準而圖之即以周與晉楚論晉之始封
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後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拓地漸
廣而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澠池迄靈寶以
東崤函四百餘里盡虢略之地晉之得以西向制秦
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至文
公啓南陽奄有覃懷後經營中原迫逐戎狄凡衛河
以北殷墟之境之沒于狄及邢之滅于衛滑之滅于
秦者晉盡取之于是東及朝歌北盡邯鄲自河南之

彰德衛輝至直隸之大名廣平順德悉爲晉有而謂
晉猶昔日之晉乎楚封丹陽葢在今歸州東南七里
至文王滅鄧縣申息封畛于汝此時已涉河南南汝
之境以後蠶食諸夏鄖及唐蘖皆南陽府地也江黄
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最後城州來居巢鍾離
則更侵入鳳陽廬壽之境而謂楚猶昔日之楚乎至
周之東都鄭氏詩譜云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
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畿内方六百里逮後南

陽入于晉祭地入于鄭伊川入于陸渾日朘月削故襄王以前猶能興師伐鄭伐翼襄王以後如病痿躄不能起王畿已非復東遷之舊況在小國乎夫弱小之日就微滅與大國之漸肆吞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圖也夫不原其始封則不明先王星羅棊置犬牙相錯之至意而不極吞併所至則又無以識春秋當日之大勢故自王畿以下凡晉楚諸大國先區明其本境以漸及其拓地之疆域終春秋之

世而止而小國亦還其始封末云後入某國為某邑庶前後之疆索瞭如而廢興之故亦從可概睹矣輯

春秋列國疆域表第四

周

平王東遷洛邑為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正義曰周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于是始

又汝州伊陽縣為周郟垂地 左傳文十七年甘歜敗戎

申呂為南門 申國在南陽府治南陽縣呂國在府治西三十里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

虞虢為北戶 虞國在今山西解州之平陸縣虢國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南虢舊封為今

鄭詩譜云封畛南陽杜云
域在禹貢豫在晉山南河
州太華外方北是未賜晉
之間　時為周之畿
正義曰太華內故知北得
即華山外方河陽也今為
即嵩高地里河南懷慶一
志華山在華府之地
陝縣南外方
在嵩高是從
河南河南府
嵩縣直接陝
西西安府華
陰縣皆周之
封域虢國桃
林之地皆其

于郟垂戎即
伊洛之戎與
伊陽接境

申呂自楚滅陝西鳳翔府
申營方城因寶雞縣東六
裕州方城山十里東遷後
為周起南陽棄為秦之雍
葉縣至唐縣地為西虢號
連接數百里叔之子孫從
封畛于汝直平王東遷更
至汝水之南封以弘農陝
與汝州伊陽縣東南號城
縣接界與王則今地也是
城逼近自是號亦從周畿
遂觀兵周疆內析封矣
矣

境内矣又莊二十一年王與虢公酒泉杜註酒泉周邑在今陝西同州府澄城縣直跨大河以西漢書地里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二封之地本相通是時周東遷未遠西

畿之地猶未為秦晉所侵奪也自晉滅虢而畿內始迫狹東西都隔絕矣

隱十一年桓王與鄭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

桓八年盟向背鄭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杜註郟王城也今河南府

莊二十一年惠王與鄭以虎牢以東與虢以酒泉杜註虎牢河南成皋縣今

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伊川即今河南府嵩縣

僖二十五年襄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隤懷

按此十二邑俱在今懷慶府溫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原今濟源縣西北有原鄉僖二十五年襄王更以二邑賜晉絺在今河內縣西三十二里樊一名陽樊在今濟源縣東南三十里

洛陽縣西有郏鄏陌此十二邑鄭不能有而復歸之周也傳獨言盟向耳觀僖二十五年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賜晉州屬晉為郤稱欒豹邑陘屬晉為太行陘懷又屬晉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即此使

河南開封府氾水縣西有虎牢城酒泉周邑今陝西同州府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俱見上

後賜晉隰郕非歸之周何緣更以賜晉乎

在今河內縣城西三十里攢茅在今修武縣西北二十里向在今濟源縣西南盟即古孟津今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後歸晉州今懷慶府東南五十里後屬晉陘即太行陘在今懷慶府西

北三十里隤
在今修武縣
北懷在今武
陟縣西南十
一里後屬晉
詳都邑表

昭十七年晉
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

三塗山名在
今河南府嵩
縣南伊水逕
其東

自是河南嵩縣之地屬于晉王畿益迫狹矣

叅東遷後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崤函俱在王略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之規模不是過也平桓莊惠相繼百年號令不行諸侯攘竊王不能張皇六師更復披析其地以為賞功酒

泉賜虢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畀類逼處
莫可誰何晉滅虢而鎬京之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
國之窺伺方張至溫原蘇忿生之田與鄭復以賜晉
則舉大河以北委而棄之由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
屬鄭濟源修武孟縣溫縣屬晉王所有者河內武陟
二縣及河南府之洛陽偃師鞏縣嵩登封新安宜陽
孟津八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府之臨潁縣與鄭
接壤而已

周疆域論

論曰嘗讀詩至名旻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名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喟然歎曰此其故春秋盡之矣周自平王東遷尚有太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據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輾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虢名諸侯虎牢屬鄭仍

復收之至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畧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絶于天下也而孱弱不振日朘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虢而西歸之道斷至襄王以温原畀晉而東都之事去矣然論者謂襄王之失計此又非也在桓王時已嘗以十二邑易鄔邘之田于鄭鄭不能有而復歸諸周周復不能有而强以與晉如豪奴悍僕主人微弱不能制而擇巨室之能者使治之至襄王時已視為棄地固不甚愛惜也晉得之而日

以强周日以削至祭入于鄭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楚伐陸渾而遂觀兵周疆矣然則詩人所歎息痛恨于日蹙國百里者其此之謂歟謹志其疆域而歷叙其朘削之所由使後之論周事者有考焉

魯

伯禽初封曲阜

漢書地里志云成王以少

後益封奄

高江村云後漢志謂魯國即奄國而杜預不主是說

隱二年入極

杜註附庸小國今兖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案公羊

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此魯取宋邑在今兖州府金鄉縣西北亦謂之西防

鼂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今為山東兖州府曲阜縣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其意以奄易為一國與四國流言或進散在魯皆令即屬魯為桑之書大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夫周公已封于武王時成王乃以奄地益之其非一地明矣孔穎達亦云奄東方之國近魯之

以為疾始滅穀梁以為滅同姓則是以入為滅矣而先儒以入與滅不同極蓋未滅也案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棠地則極為魯有可知且莒人入向而宣四年魯伐莒取向則是入向之後向為莒邑

在今兖州城武縣東南案此為北部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部城北部城僖二十年部子來朝此南部耳

以魯舊有防為臧氏食邑在沂州府費縣東北所謂東防也

僖十七年滅項

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

地或言奄城在曲阜縣東二里

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

彙纂訾婁邾邑當在今濟寧州界

秦人入滑秦雖不能有而滑則已滅地歸于晉安得謂入非滅乎

文十年伐邾取須句

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案須句本風姓國成風之母家僖二十一

宣四年伐莒取向

寰宇志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案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葢莒滅之為邑

宣九年取根牟

杜註東夷國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

年邾人滅須而今復取之

取根牟地

句成風為之耳
請于公興師
伐邾取之而
反其君後復
滅于邾邾文
公子叛邾奔
魯公再取須
句使文公子
為守須句大
夫絕太皞之
祀以與鄰國
叛臣實欲私
之為已邑也

宣十年伐邾

成六年取鄟

襄十三年取

襄二十一年

昭元年伐莒

取繹

杜註邾邑在今鄒縣東南彙纂曰繹是邾之國都文十三年邾遷于繹距今僅十數年未必更遷取繹是滅邾矣孔疏謂別有繹邑亦因繹山為名

杜註附庸國

郚

杜註任城亢父縣有郚亭今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郚城在州東南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杜註邾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俱在今兖州府鄒縣

取鄆

案此為東鄆莒魯所爭者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莒為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即此鄆也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

鄆自是鄆常為魯有晉趙文子請于楚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蓋謂此也

昭四年取鄫

案鄫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為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案此莒三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

昭十年伐莒取郠

杜註莒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界

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東海昌慮縣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

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案此為邾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兗

哀三年城啓陽

杜註瑯琊開陽縣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

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茲在今諸城縣西

西平陽

本邾邑不知何年屬魯案哀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

州府費縣鄪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詳見山川

城本鄟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鄟鄟子從帑于邾遂為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漷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

于平陽平陽在兖州府鄒縣西南本邾邑為魯所取

案魯在春秋實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鄟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鄅鄟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

其疆域全有兖州府之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寧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齊接境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及費縣沂水縣曹州府之鄆城縣為魯西鄆鉅野縣為獲麟處城父縣單縣為高魚邑涉范縣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丘諸城二縣與莒接境又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為魯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共二十六州縣

魯疆域論

論曰余讀春秋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嗚呼魯之東西境盡之矣余嘗往來京師親至兖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為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地平衍無高山大川為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為之饒沃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而附晉又其西南則宋鄭衛

及邾莒杞鄫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礽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鄫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鄟無寧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然終不能抗衡齊晉豈特其君臣之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足以固以攻則不足以取勝也徒以周公之後世為望國為晉楚所重故楚靈為章華之臺而遂啓疆特致

魯侯以落之好以大屈至戰國時猶存于諸姬最為後亡豈非周公之明德遠哉

齊

太公始封營丘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令為山東青州府之臨淄縣以丘臨淄

後益封薄姑

成王廣大邦國之境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益封太公方五百里後胡公徙都于此

莊元年遷紀郱鄑郚

案此紀三邑也郱一作駢後為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即此在

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

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案國語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于紀酅盍特存之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

水故謂之臨淄

今為青州府之博興縣亦曰姑棼莊八年齊侯游于姑棼即此

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郚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部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詳見都邑

齊都臨淄而鄑即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齊之東向地甚狹也

莊八年降郕

杜註郕國名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高江邨曰武

莊十年滅譚

杜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濟南府歷城縣東

莊十三年滅

遂

杜註遂國在濟北蛇丘縣

莊三十年降

鄣

杜註紀附庸國東平無鹽

閔二年遷陽

杜註國名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

襄六年滅萊	王之母弟郕叔武封于郕令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堽城故地而郕在其西南蓋近寧陽矣魯成邑在寧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郕而得名
襄六年滅棠	南七十里有譚城
襄二十四年	東北令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
介不知何年	縣東北有郭城令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郭城集
年不知何年	

杜註萊國東萊黃縣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

東至于海

杜註萊邑也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侯將走郵棠即此

西至于河

伐莒取介根

杜註莒邑

案周初莒茲輿期始封于此春秋時不知何年徙都沂州府莒州此為莒別邑漢置計斤縣即介根也在今萊州府高密縣東南四十里

南至于穆陵

滅于齊

案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註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

北至于無棣

滅于齊

案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牟國自此後絕不見經蓋入于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為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為登州府治蓬萊縣

案齊桓公時東至于紀酅未至于海管仲特夸言耳至襄公滅萊崇則盡登萊二府之境東至于海矣

案桓公塞八流以自廣蓋九河故道在今德景之間今猶曰古禹津是齊之西界當至山東德州平原而止

案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亦曰大峴關劉裕征慕容超過大峴關喜形于色即此

案今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縣皆春秋時無棣之地元時所分也

案齊在春秋兼併十國之地紀郕譚遂鄣陽萊七國之滅見於經如莒之故封介根及年介二國俱不詳其滅之何年其疆域全有青州濟南武定登州萊州

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丘諸城二縣闌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為聊聶堂邑縣為棠邑茌平縣為重丘泰安府治與魯接境又兼有東阿肥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兖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一縣與魯衛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為齊廩丘及顧地則齊晉宋魯衛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為齊無棣地

齊疆域論

論曰齊於春秋號為大國然以山東全省計之兖州
强半屬魯泰安與魯參半東昌晉衛錯處他如青州
濟南魯地犬牙其間齊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
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其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
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憑襟帶
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峴之險北至無棣收廣莫之地
用管子之計官山府海遂成富强為五伯首豈惟地
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圖伯者陳氏亦用以

竊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以國為餌卒成簒奪器一也而操之者則異豈非得其人則用以興失其人則遂以亡者歟

晉

叔虞始封太原 今為山西太原府之太原縣

春秋前晉文侯滅韓 今為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為桓叔子韓萬食邑

閔元年滅耿 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南十二里有古耿城

閔元年滅霍 今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有霍城後為先且居封邑為霍伯

閔元年滅魏 今解州芮城縣北五里為春秋時魏國晉滅之以賜畢萬為魏氏其地逼河與

秦以河為界詩譜云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左傳所謂韓原是也

閔二年伐東山皐落氏

山皐落氏

今絳州垣曲縣西北六十里有皐落鎮為東山皐落氏國

僖五年滅虢

在今河南府陝州東南

僖五年滅虞

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

蒲為狄地不知何年屬于晉

今為山西隰州州治北四十五里有蒲陽故城入晉為蒲邑即重耳所居之蒲

屈為狄地不知何年屬于晉

今為山西吉州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為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

荀不知何年
滅于晉
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為郇國文

賈不知何年
滅于晉
今絳州界有賈鄉為春秋賈國地桓九年與荀侯伐

楊不知何年
滅于晉
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有古楊城為春秋時

也

焦不知何年
滅于晉
今河南府陝州南二里有焦城為晉河外五城之二

屈也
桑傳二五言于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則知蒲屈向日皆狄地矣

僖二十五年
周襄王賜晉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

王子所封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以後無所見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	僖二十五年	衛滅邢後入
曲沃又晉獻公娶于賈不知何年滅之後以賜狐偃子狐射姑為邑號賈季	僖二十八年	伐衛取五鹿
楊侯國襄二十九年傳女叔齊謂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而晉滅之後以賜羊舌赤為楊氏邑	僖三十三年	秦滅滑後入
邑僖三十年傳所謂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是在大河之南蓋即所滅之焦國也宣二年秦圍焦即此	文二年伐秦	取汪及彭衙
是始啓南陽今為河南懷慶府濟源修武孟縣溫縣四縣之地晉之境于是逾河而南矣	文十年伐秦	取少梁

于晉 今為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申公巫臣為邢大夫
宣十五年滅
赤狄潞氏
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

在今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東 案五鹿為衛邑晉文取之而仍屬衛至哀四年齊衛救范氏圍五鹿則終為晉邑矣
宣十六年滅
甲氏留吁鐸
辰

于晉 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為滑國地為秦所滅尋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即此
成三年伐廧
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

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汪亦在白水縣界
昭十二年滅
肥
杜註白狄別種鉅鹿下曲

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少梁城本梁國地僖十九年秦穆公滅之為少梁邑後入于晉
昭十七年滅
陸渾
在今河南府嵩縣

十里有古潞城為赤狄潞氏國案潞氏封域極廣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之曲梁縣直接山東之界延袤二省傳云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反出其東而轉攻之以絕其奔逸也

杜註赤狄餘黨 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滅之為純留邑鐸辰亦在潞安府境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之雞澤縣案士會舊封隨此後即封于范稱范武子其地在山東濮州

如濆 杜註赤狄別種

陽縣有肥累城在今直隸真定府藁城西南七里

昭二十二年

滅鼓

今直隸真定府晉州治為鼓國州東南為昔陽鼓子之都也鼓亦白狄別種

范縣蓋以為賞功之邑也晉地自是亘直隸而東接于山東齊境矣

鄭之虎牢不知何年屬于

晉

襄十年傳諸侯戍鄭虎牢杜註虎牢此時屬晉

衛之朝歌不知何年屬于

晉

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晉取朝歌案朝歌為今

衛之河內不知何年屬于

晉

定十三年傳齊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杜註汲郡故

衛之邯鄲不知何年屬于

晉

定十四年傳趙鞅殺邯鄲午杜註邯鄲廣

案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

河南衛輝府淇縣衛始封都此後入于晉孔疏衛為狄所滅渡河遷楚丘河内殷虛更屬于晉

為衛之邶邑遷楚丘後屬晉今為河南衛輝府治汲縣

平縣故衛邑後屬晉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南三十里有邯鄲故城

衛之百泉不知何年屬于晉

定十四年傳晉人敗范氏

哀十年伐齊取犂及轅

案犂在今山東濟南府臨邑縣西十里轅在今濟南

哀十五年齊伐晉取冠氏

杜註晉邑案今山東東昌府冠縣北有冠氏故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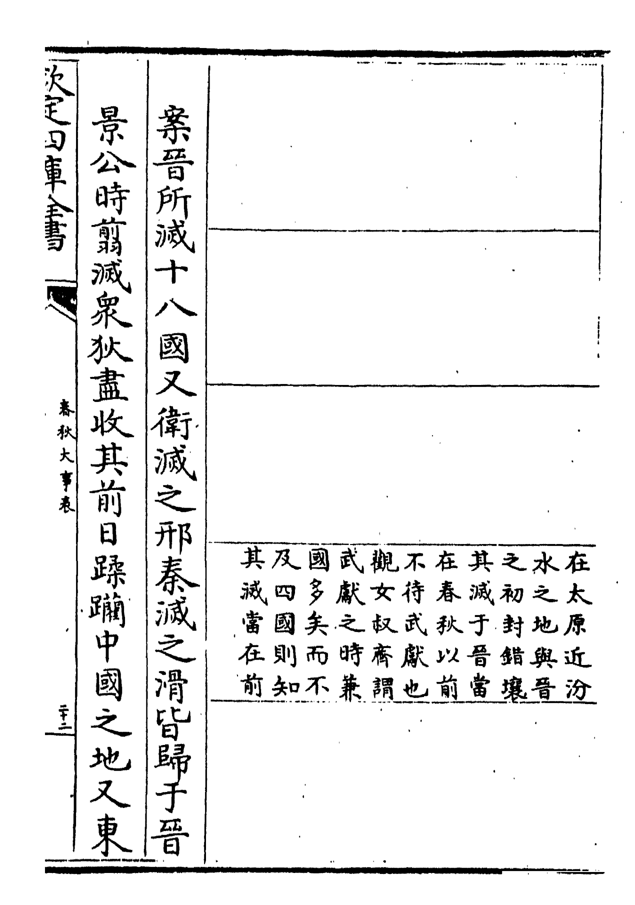
又沈如蓐黃四國春秋前已屬晉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金

之師于百泉
杜註故衛地
後屬晉
今河南衛輝
府輝縣西北
七里有蘇門
山一名百泉

府禹城縣西
北

天氏有裔子
曰昧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
處太原帝用
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蓐黃
實守其祀今
晉主汾而滅
之矣
杜註四國臺
駘之後
案四國之地
無所考然據
傳所云則俱



在太原近汾水之地與晉之初封錯壤其滅于晉當在春秋以前不待武獻也覯女叔齊謂武獻之時兼國多矣而不及四國則知其滅當在前

察晉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翦滅衆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

得衛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
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為沙鹿山晉
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清河永年四縣
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衛接境真定府
之晉州趙州冀州及槀城欒城柏鄉臨城四縣山東
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
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修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
汲縣淇縣輝縣濬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

有河南府之陜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寧澠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陜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為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為所滅驪戎地商州為晉上雒及蒐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驪戎地入秦為侯麗

地跨五省共二十二府五州

晉疆域論

論曰晉當春秋之初翼侯中衰曲沃内亂不與東諸侯之會盟疑于荒遠之地然其地實近王畿是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兼併沈姒蓐黄處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于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也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庶幾方伯連帥之義安在江漢常武不可再睹哉而釐王貪其寶賂列為諸侯肆其狂

剬吞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考見葢天下之無王自晉始及勢既强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復于晉重有賴焉自滅虢據崤函之固啓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内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域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衛天子鞭笞列國周室藉以綿延者二百年是猶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而

復假之以自衛也然使晉不兼併諸國周亦無能聯絡形勢以自强何則周行封建其勢散而晉併列國為郡邑其勢聚封建之不如郡縣自春秋之世不已較然哉

楚

熊繹始封丹陽 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東南	熊渠封中子紅為鄂王後為楚別都	權不知何年滅于楚 今安陸府之當陽縣東南	鄀不知何年滅于楚 鄀一名那處文王子鄀季	鄾不知何年滅于楚 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

七里有丹陽故城北枕大江	穀不知何年
今武昌府治之武昌縣即楚之鄂都也	鄾不知何年
有古權城為春秋時權國莊十八年傳楚武王克權鬬緡尹之即此案莊十八年為楚文王之十四年左傳特追叙其事耳其滅權之年則不可考矣	羅不知何年
戴所封或作那皆讀為然莊十八年鬬緡以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則那之滅更在權前矣其年月則不可考今安陸府荊門州東南有那口城為春秋時那處地	盧戎不知何
十二里有鄾城為鄾國地桓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後入楚為鄾邑	鄀不知何年

滅于楚

今襄陽府穀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為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

滅于楚

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古鄀國後入楚為鄀縣昭十三年楚靈王沿夏將欲入鄀杜註順漢水入鄀也是時鄀已為楚別都與郢相近故通謂之鄀郢

滅于楚

今襄陽府宜城縣西二十里有古羅川城為羅國地桓十年楚伐羅即此後入楚

年滅于楚

今襄陽府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廬鎮為廬戎國一作盧盧與廬通皆近鄢水桓十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即此後入楚為邑文十六年廬戢黎

入楚

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鄀城鄀本在秦楚界上為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郡鄀為附庸即今地也縣入楚為邑定六

	鄖不知何年	滅于楚	今德安府治安陸縣為鄖國地桓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
	貳軫二國不知何年滅于楚		今德安府應山縣境為貳國應城縣為軫國
	絞不知何年	滅于楚	今鄖陽府鄖縣西北為絞國地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後
即其大夫也	州不知何年	滅于楚	今荊州府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為州國地哀十七年傳子穀謂武王克
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郢謂之鄢郢傳所謂還郢于鄀是也	蓼不知何年	滅于楚	杜註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

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鄖郧須三字通用若敖娶于郧即此後楚滅之以封鬬辛為鄖公

莊十四年滅

息

今河南汝寧府光州息縣

莊十六年滅

鄧

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

入于楚

申不知何年

滅于楚

今河南南陽府治南陽縣

州蓼即此案隨絞州蓼伐楚師在桓十一年為楚武四十年楚武凡五十一年以莊四年卒則州蓼之滅即在此十數年之內矣

呂不知何年

滅于楚

今南陽府治南陽縣城西

案此蓼與文五年楚所滅六與蓼之蓼不同另為一國此蓼讀為飂飂非皐陶庭堅之後也

僖五年滅弦

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軑縣故城為弦

西南七里有息城為息國地

二十里有鄧城鎮為鄧國地

有故申城為申國地

三十里為呂國地

地又河南光州光山縣西南有弦城益光黃本接壤也

僖十二年滅黃

黃 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為黃國地

僖二十六年滅夔

滅夔 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為楚所分之夔國熊摯之後熊摯

文四年滅江

在今河南汝寧府真陽縣東

文五年滅六

滅蓼 六國杜註廬江六縣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蓼國杜註安豐蓼縣今河

文十一年滅

麇 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為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

文十二年滅
宗滅巢
杜註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

有疾弗得立而遂居國都之側者也

文十六年滅
庸
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為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

道不知何年
并于楚
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北二十里有道城為道國地

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即其地

柏不知何年
并于楚
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西有柏亭為柏國地

至于錫穴為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為今鄖陽府房縣

房不知何年
并于楚
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為房國地昭十三年楚靈王還許胡沈道房申于荊定

城為巢國地宗國在今廬州府廬江舒城二縣境

沈不知何年并于楚

寀春秋有二沈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為重鎮時為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

省之交界庸之魚邑為今四川夔州府治奉節縣

蔣不知何年并于楚

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六十里有蔣城為蔣國地

宣八年滅舒蓼

寀舒蓼舒庸舒鳩及宗四國皆偃姓臯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註皆不能明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

成十七年滅舒庸

見上

六年昭王更以封吳夫概王謂之吳房

襄二十五年滅舒鳩

見上

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為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為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為蔡所滅後入楚為平輿邑杜註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治沈陽縣東南六十里有

龍舒城約畧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舒城縣為古舒城廬江縣為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

平輿故城

昭四年滅賴
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為賴國地

定五年滅唐
今湖廣德安府隨州東南八十五里有唐城鎮為唐國地楚武王服隨免楚昭于難故楚滅唐而隨復列于諸侯

定十四年滅頓
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為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地

定十五年滅胡
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

哀四年滅蠻氏
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為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户案三户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户城蓋

在南陽與汝州之間矣

哀十七年滅

陳

今河南陳州府為陳國府治淮寧縣即陳宛丘也

楚在春秋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少習山下文十年傳子西為商公即商州之雒南縣也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在今

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十七年吴楚戰于長岸即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夾江相對是也與吴分界其北至河南之汝寧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為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寧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闌入汝州之郟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之尉氏縣許州府之鄢城縣及禹州與鄭接境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境

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又全有江南之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及壽州和州之地江寧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後廬壽之地多入于吳

楚疆域論

論曰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為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

遷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為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為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即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内德申侯為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擾日甚卒為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為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為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為之藩蔽

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啓子重欲取申呂以為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于漢申之係于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名陵之陘為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闗通往來之道南面扞吳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為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歷猶緜延四百年不遂併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察王風揚之水先儒謂譏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為之遣戍者非也葢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平王若能發憤興師命方伯連帥南向討楚侵擾之罪申自不煩戍即云戍亦當使方伯連帥當其役何至使畿內之民反為侯國遠戍是足顚居上首顚居下詩所以致怨于平王之微弱也言激揚之水至不能流一束薪喻以天子之威令不能役使羣侯

也彼其之子指方伯應戍申者而言不與我戍申言當時方伯不能為王家効命而使我獨當此苦所以懷思而欲歸也如此纔與興意浹洽有味朱傳以之子指其室家則與束薪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聯貫矣至謂内德申侯尤非詩明言三國戍申戍甫戍許甫即吕也後申吕俱為楚滅而許役屬于楚此時楚之侵擾三國已被其禍戍自時勢不得不然平王豈有德于吕許二國者哉且詩稱

彼其之子俱係賤惡之辭外之之辭如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猶言乃如之人夫已氏云耳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余因春秋而備論揚水之義如此

宋

微子封于商丘	今為河南歸德府之商丘
杞不知何年屬于宋	杞本封雍丘為今開封府
戴不知何年屬于宋	杜註陳留外黃縣東南有
彭城不知何年屬于宋	舊為大彭氏國春秋時為宋
蕭本為宋所分後仍入于	

縣

之杞縣然終春秋之世雖丘常屬于宋益杞遷淳于其地為宋有也但不知何年宋以何道取之詳見都邑表

戴城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索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

宋邑今為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

杜註沛國蕭縣今江南徐州府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有功封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為宋邑

莊十年遷宿

杜註東平無鹽縣在今山

襄十年晉滅偪陽以與宋

哀八年滅曹

山東曹州府治菏澤縣曹

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杜註彭城偪陽縣在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

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

縣定陶縣皆曹國之地而桑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為入與滅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為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而向為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為晉邑秦人入鄀

而鄀為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為定例也益知隱二年無駭入極公穀以為滅者其說近是矣

案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偪陽曹三國其見于經者也杞戴及彭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并于宋其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垣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衛輝府之滑縣有宋之城鉏陳州府治之睢寧縣有宋㮒地西華縣有宋鬼閻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太和縣山東兖州府之金鄉縣單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

州府之曹縣菏澤縣定陶縣共跨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

宋疆域論

論曰余嘗適汴梁取道鳳陽由歸德以西歷春秋吳楚戰爭地及杞宋衛之郊慨然思曰周室棊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葢自三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豈非懲創當日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大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邱為

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
能據險為患哉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杞宋
接壤俱在開歸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
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
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
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
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
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偪陽以畀宋

也非以德宋欲宋為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葢彭城為宋有而柤為楚地偪陽為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嗌中之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齮宋亦最力迨悼公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于南北之故者非小而宋常為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强横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

以前日為東道主之故而黃池之役吳歸道自商魯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蓋杞宋舊封其非險阸之地久矣

衛

康叔始封朝歌	今為河南衛輝府之淇縣殷紂之舊都遷楚丘後地
兼有邶鄘之地	邶城在府治汲縣鄘城在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
僖二年遷楚丘	今為衛輝府之滑縣案閔二年衛為狄所滅遺民渡
僖三十一年又遷帝丘	今為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案元和郡縣志淇縣東渡
僖二十五年滅邢	今為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入晉

屬晉

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此為北楚丘

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為漕又東北五十五里為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至朝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黄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

南陽為衛邊地在衛之西境與晉接界

茾為衛邊地在衛之東境與齊接界

羊角為衛邊邑在衛之東北境與齊晉

南楚邱為衛邊邑在衛之南境與曹宋

宋會錯壤

錯壤

案文元年晉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即晉所啓之南陽杜註令河內也應劭曰河內殷國也周謂之南陽後又為晉鄭衛三國

今山東東昌府茾縣北茾亭為衛之地桓十六年衛宣公使伋子于齊使盜待諸茾將殺之成二年蕐之戰晉師及衛地從齊師

茾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襄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又取地于宋是衛之東北與

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為衛之南楚邱本戎州巳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又襄十年

之地徐廣曰河内郡修武縣古名南陽今屬河南懷慶府葢在衛西近晉之地 于華葢在衛東近齊之地 四國犬牙相錯處 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葢宋衛二國相錯處

衛之始封兼三監之地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丘而其舊封多入于晉稍迫狹矣春秋之初霸令未興諸侯多務兼併以自益而衛以介在齊晉宋魯四面皆大國無所朘削又屢經狄難崎嶇遷徙其地有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

平府之邯鄲縣為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衛輝府之淇縣為始封之朝歌汲縣為河内輝縣為百泉後俱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耳又兼涉懷慶府修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内黄縣林縣歸德府之睢州為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濮州為城濮地曹縣為南楚邱地又錯入兖州府之陽穀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其地多竒零與諸國交錯共跨三省十府三州十二縣之地其入晉之地不

在內

衛疆域論

論曰衛地西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拒鄭宋楚之與晉爭伯也爭鄭宋而衛不受兵以鄭宋南面為之蔽也晉文城濮之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蓋欲為遠交近攻之計結衛以折晉之左臂使晉不得東向爭鄭也故晉文當日汲汲焉首事曹衛豈惟報怨之私亦事勢有不得不爾晉欲救宋則不得不先伐衛晉

欲服鄭則不得不先服衛衛服而鄭魯諸國從風而靡矣葢衛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不欲東則已晉欲東則衛首當其衝曹衛以北方諸侯而為楚之役天下幾不復知有中夏此晉之用兵所以不獲已也自是以後衛幾同晉之鄙邑其曹濮之地與齊犬牙錯互宣成之世衛屢受齊師每有齊師則乞援于晉至春秋之季年晉鄭之大夫擅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取衛懿氏六十與孫氏戚近帝丘衛都

肘腋之地世為孫氏邑自是衛非復衛有并不為晉有而為晉鄭大夫所營狡免之三窟也失其地利首受强鄰之見侵繼受叛臣之桀驁衛之為衛亦可哀矣哉

鄭

武公初定號隱十一年入櫟為鄭别都莊二十一年成十五年許檜之地為新許

鄭

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	案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註鄭别都今為許州	莊王與鄭以武公之略自	遷于葉案成十五年許畏鄭請遷

案此為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註滎陽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即管叔鮮之故封管除屬檜左傳有檜城有管城檜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開封府鄭州

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

府禹州後入楚

虎牢以東

案虎牢在今開封府汜水縣西武公初年滅東虢即有其地今復與鄭者孔氏潁達以為鄭當桓王之世失之

于楚楚遷許于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東侵舊許是也

北二里

成十六年楚	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杜註汝水之南近鄭地楚境止于汝之南田葢在汝州郟縣及裕州葉縣間
襄十年諸侯	戍鄭虎牢	杜註虎牢此時屬晉
襄十年晉師	城梧及制	杜註鄭舊地虎牢之旁邑也案梧在今滎陽縣制即北制在今成皋縣鄭州之北俱屬開封府
襄十八年楚	公子格侵鄭費滑	案滑為古滑國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秦滅之而不能有為晉所得然其地近鄭在所必爭成十
昭元年楚城	犨櫟郟	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有犨縣故城郟為汝州郟縣即所謂汝陰之田也櫟即禹州鄭別都昭元年楚靈王為令尹始城之至平王

定六年滅許

案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為舊許矣

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至此時屬鄭後又屬周定六年鄭伐周滑胥靡鄭之始終與周晉爭滑如此

初立使子駟致鄭犨櫟之田事畢弗致昭十九年令尹子瑕復城郟自是三邑終為楚地矣

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益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

案鄭桓公武公當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害四面皆强國故雖以鄭莊之奸雄無能

為狄焉啓疆之計終春秋二百四十年僅再滅許肆
其吞噬而已而虎牢入晉犨櫟郟入楚鄭之封疆亦
蝕于晉楚焉其地有開封府之祥符蘭陽中牟陽武
鄢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凡一州十
一縣亦兼涉杞縣與楚接界陳留與陳接界封丘與
衛接界許州府為所奪許國之地禹州為櫟都汝州
之魯山郟縣本楚以餌鄭旋復為楚奪又闌入衛輝
府之延津縣河南府之登封縣鞏縣偃師縣陳州府

之扶溝縣懷慶府之武陟縣歸德府之睢州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闌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縣者為祭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

鄭疆域論

論曰鄭當幽王之世王室未遷遽與寄帑之謀攘取虢檜之國而有其地首亂天朝之疆索鄭誠周室之罪人矣入春秋後莊公以狙詐之資倔强東諸侯間是時楚僻處南服而晉方内亂莊公與齊魯共執牛

耳其子昭公厲公俱梟雄絶人使其兄弟輯睦三世相繼鄭之圖伯未可知也乃三公子爭立卒歸厲公與虢弭定王室庶幾桓文勤王之義然自是而楚患興矣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北有延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盖滎陽成皋自古戰爭地南北有事鄭先被兵地勢然也至子産之世而虎牢已先屬晉犨櫟郟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徒善其區區之辭命以

大義折服晉楚雖以楚靈王之暴橫莫敢凌侮葢亦人謀之臧匪關地勢矣然自後三家分晉而韓得成皐卒以滅鄭則鄭之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者哉

秦

秦襄公逐戎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

隱九年遷平陽 案史記年表秦寧公二年

桓十五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莊六年縣冀戎 案史記秦武公初縣冀戎

莊六年縣邽戎 案史記秦武公初縣邽戎

岐

案史記秦文公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岐為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則豐鎬故京在岐之東秦未嘗有也可見平桓之世晉未滅虢東西周猶號通封畿號令猶行于西土號鄭遺地之

遷平陽在今鳳翔府郿縣西四十六里時春秋隱公之九年也

案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云即彭衙也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後入于晉武公元年實春秋魯桓之十五年

在今鞏昌府伏羌縣時當春秋莊公之六年

今秦州西六十里有上邽城為古邽戎邑時當莊公之六年

在畿内者尚無恙黍離詩人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破瓦頹垣依然故物使秦有其地當更營建無復此景象矣所以莊二十一年莊王與虢酒泉猶在同州府澄城縣而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猶在西周之封

內也自晉滅虢斷桃林之隘而秦穆亦東竟至河築壘為王城以塞其路而故京遂判若異域僖十五年獲晉侯舍諸靈臺靈臺在西安府鄠縣豐鎬之側自是周之遺地盡入于秦西歸之好音絶矣自晉獻秦

繆始也乃知鄭詩譜謂秦襄公逐戎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者其說誠疎繆當以史記為正

莊七年滅小虢
案西虢君隨平王東遷王別封之河南郟縣其支庶

莊七年縣杜鄭
鄭之舊封為西周畿內咸林地在今同州府之華州

莊十七年都雍
在今鳳翔府治鳳翔縣南史記秦德公元年卜居雍

莊二十二年晉滅驪戎後入秦
國語云晉滅驪戎不詳何

僖二年滅芮
今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為芮國地竹書紀年秦穆公二年滅芮

之留于雍者謂之小號在今鳳翔府寶雞縣東五十里秦武公十一年滅之時當莊公之七年

後鄭東徙秦因有之亦曰舊鄭史記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即此鄭也杜為古杜伯國亦在華州界時當莊公之七年餘詳都邑

後子孫飲馬于河時當莊公之十七年

年史記稱在獻公之五年實魯莊公之二十二年也後入秦為侯麗地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二十四里

築壘以臨晉地故曰臨晉為秦之王城其地濱河與晉以河為界成十一年秦晉為令狐之會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犫盟秦伯于河西益秦自是始東地至河矣秦穆之二年魯

僖之二年也

僖十九年滅 梁

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為梁國地秦滅之為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

僖三十三年 滅滑

滑地見前秦滅之而不能有後入晉

文五年滅鄀

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為舊鄀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而不能有後入楚詳犬牙相錯表

案秦以西陲小國乘衰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是

時兵力未盛西周故物未敢覬覦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寧公武公德公以次蠶食盡收虢鄭遺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築壘為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絶由是據豐鎬故都判然為敵國與中夏抗衡矣然滅滑而滑為晉有不能越崤函以東一步滅鄀而鄀為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一步其地有鳳翔府延安府平凉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不越陜西一省其同州府與商

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

秦疆域論

論曰秦與晉以河為界河以東為晉河以西為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小非特隅于函關之外為晉所限閡而不得出也攷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號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絶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戸在晉肘腋中矣後晉文公初伯攘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為西河上郡白翟之

地為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

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

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

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郡為延安以北又惠公

之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幅員廣遠

斗入陝西內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為秦晉疆域

之一証也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

惠公也實貪河外列城之賂葢欲圖虢之故地以為

東出之謀既而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于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初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實隂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遠背晉與鄭盟已復襲鄭懸師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其後絶晉日尋干戈少梁北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户

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聲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孝公發憤東地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為秦有吳起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

吳

泰伯始居句吳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此遷于姑蘇今為蘇州府治長洲縣闔閭始遷都于此

襄五年會于善道在今泗州之盱眙縣

昭四年伐楚取棘櫟麻

昭二十三年滅州來今為鳳陽府之壽州吳爭

南三十里有泰伯城

七十年而後得之入郢之禍兆于此定四年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州來也

昭二十四年 滅鍾離及巢

鍾離為今鳳陽府之臨淮縣巢為今廬州府之巢縣

昭三十年滅 徐

今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城相傳為徐偃王築即古徐國地

昭三十年滅 鍾吾

今徐州宿遷縣西南有司吾城為鍾吾

定六年伐楚 取番

今為江西饒州府治之鄱陽縣鄱陽湖之東史記闔

與州來皆楚國也

之沿淮重鎭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得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道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置大江于不問矣

闔十一年伐楚取番實當定公之六年也在入郢之後二年

案武王定天下此時泰伯之子孫已自立于句吳武王因而封之時大江以南尚屬蠻夷之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齊魯星羅碁置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尚服屬于楚自後寖强遂為勍敵而其所并吞之國亦歷歷可紀焉大抵北出則擾廬壽東出則向番陽其地略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楚安慶屬羣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府則與楚之和州為昭關對岸江寧府則與

楚之六合（為崇邑）接境其自浙之嘉興以及湖州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其自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地也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亦俱為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第存其說如此云

吳疆域論

論曰余考春秋吳疆域而竊有感于明祖之事也當明祖與張陳相持而劉誠意謂陳氏勢居上游宜先

定陳當日之分界與春秋時吳楚畧相似而明祖之地較吳尤迫狹日汲汲于池州太平徽寧廬鳳之地逮得南昌而守之一戰遂覆陳氏嗚呼此春秋闔閭入郢之勢也夫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岍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而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叛楚也即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鬬于

廬州鳳陽之間葢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鳩茲也為令太平之蕪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在廬之無為矣楚靈之克朱方也為令鎮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碭山與汝寧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為今之壽春以淮為固撤楚之籓籬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禍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州來豫章今南昌舍舟為沈船破釜之舉陸路出南昌為出奇擣

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懸師深入千里襲人益
亦逆知楚瓦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斂兵持重
勿與交鋒絶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為
毀舟與塞城口之計正欲徐行驅之吳人遇險則必
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隻輪不返故當
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第僥倖而一得也使第
固守鍾離居巢州來三城屹然不動而多方以撓吳
隳其亟肆之算吳既不得志于東北必不能由水道

以窺楚而吳且坐困矣故明方事廬鳳而旋得南昌則為折其左臂吳先有豫章而兼得州來則為扼其喉吭申公子胥之謀略與明祖君臣前後一揆矣夫地勢何常人能用之則勝厥後越兼吳之地而卒覆于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

案此論猶仍舊說以豫章即南昌其實豫章非南昌也另有論見後

越

少康封庶子無餘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治山陰縣南十二里有無餘故城西至于姑蔑今衢州府龍游縣有姑蔑城

允常都諸暨今紹興府諸暨縣後又增封西至于檇李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四十五里有醉李城勾踐敗

南至于勾無今寧波府定海縣東北有舟山故海中洲有越勾章地即勾無也亦名勾東北至于平原越絶書作武原即今嘉興府之海鹽縣

北至于禦兒今嘉興府石門縣東二十里石門鎮為禦兒地又餘汗為越地今為江西饒州府之餘干縣通典曰越之西界所謂

東至于鄞今為寧波府治鄞縣

闔閭處此時屬吳吳越春秋以勾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

于越之餘也又廣信一府皆餘汗地弋陽貴溪二縣即餘干之所分然則國語所云西至于姑蔑殆未盡矣由衢州府龍游縣至江西廣信府由廣信府至饒州之餘干縣與鄱陽縣分列鄱陽湖東西益越之

西境與楚相接即昭二十四年越大夫胥犴師師從王及歸王乘舟處也

案越自少康初封歷商至周初千有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又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戰伐見于經傳然封域極隘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向所至曰禦兒曰平原皆在今嘉興一府之地其西南至于姑蔑越絕書作姑末則在今衢州府龍

游縣然昔人稱餘汗為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汗界中通典亦謂為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蓋未盡矣余嘗歷淮揚至餘杭盡吳之境又親至左蠡而知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為楚餘干為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于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耶其地全有浙之紹興

寧波金華衢溫台處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縣與楚分界

越疆域論

論曰越自允常始見春秋再世至句踐遂成伯業天子致胙五傳而至無疆而卒為楚所滅竊怪句踐以廣運百里之地而能覆二千里之吳其後世地兼吳越而楚滅之如反掌之易其故何也曰其故仍句踐

自貽之也當其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使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是爲畫江自守之計棄其地利以與人其得延至五世幸矣昔人有言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宿重兵于廬鳳徐泗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當吳之與楚角也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七十餘年而後取之迨既得州來而入郢之勢已兆故孫氏之保江東也守濡須與魏爭合肥東晉之有江左也覆苻堅之兵八十萬于淝水蕭梁之都建業也敗拓跋之

衆二十萬于鍾離至汴宋稍稍不振矣而劉楊諸將猶力争于壽春藕塘間而後劉豫不敢南渡夫非昔日吳楚之已事乎越既有吳不能守吳故轍壯拖州來西阻豫章而戀戀于三江五湖之利志意驕滿號稱伯王此猶項氏之棄關中而都彭城同一沐猴之見耳楚人既得上游而復兼有廣陵徐泗之地長江帶水策馬可渡句踐當日豈為子孫計長久者哉曰勾踐本為報怨值吳之荒怠而幸勝之以范蠡之謀

畧而不爲一言何也曰吳壽夢之爭州來也是申公教之也闔閭之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是子胥教之也皆當創業之始志意明銳故其言易入至諫夫差與越行成子胥且以屬鏤死耳使少伯復進說于志得意滿之餘夫安知不從文種之誅乎宜其卷舌高蹈以去也曰項氏棄關中及身而亡而越延至五世何也曰項氏實有雄據天下之志故漢高并力而取之而楚既得廣陵徐泗知越無爭雄之心視

為掌中物而不之忌而越兵力尚强故且相與遷延待其自發兵端而後取之也噫古來披堅執銳如項氏卧薪嘗膽如句踐而皆坐失天下之大計人皆知為項氏惜而不知為句踐惜也其猶有目睫之見也夫

案此論猶仍史記舊説謂越滅吴後棄江淮以北此説非也當從吴越春秋越絶諸書越徙都瑯琊為是另有論見後

列國疆域表後叙

或曰周室封建在德不在險信乎曰此爲後王守成者言之也武王既勝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糾紛形勢禁格之地悉周懿親及親子弟以鎮撫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監監殷而外封東虢于滎陽據虎牢之險西虢于弘農陝縣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齊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晉四面環峙而王畿則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方千里無事則都洛陽宅

土中以虢令天下有事則居關內阻四塞以守㫒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褒姒煽虐禍由內作播遷東周而西虢實為東西都出入往來之地周有西歸之志不得不問途于虢故平之末年即欲以虢公為卿士迨乎惠王鄭虢卒定王室當晉之圖虢也王㫒不赫然震怒命方伯以討罪于晉晉必不敢動乃談笑置之虢入晉而晉日强周日削矣洎惠公之入賂秦以虢畧秦若得之則可東向以抗衡于晉雖有文

公不能以圖伯而晉之諸臣固不與也雖戰韓見獲秦于此時幾可分晉之半而卒征繕以輔孺子閉關謝秦秦知空名為質之無用卒歸惠公呂郤諸人可謂智勇絶人者矣秦立文公以後知文公梟雄决不能覬覦桃林以東一步乃偕晉師滅鄀鄀近武關穆公之意以為不得于東猶可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為南出之門戶而亦終不能有由是二百餘年秦屏伏西陲不敢出以秦地形四塞而函關武關之門戶俱

為他人有也至三晉瓜分秦得其地置關函關入秦而三晉之亡自此始矣嗚呼晉自獻公滅虢以後固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者二百年迨三晉之分而後失之而周室東遷不三世而虢已為晉有捐國之利器以與人而不悟豈非恃德不恃險之說有以悞之也哉

春秋時晉中牟論

河南今日之中牟縣即鄭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

卿分晉時屬魏前漢地理志謂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志既言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地既係魏地趙安得而都之自相矛盾矣至春秋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則與今日之中牟絶不相涉據本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前本邢地傳云邢遷于夷儀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去河南之中牟六百餘里道里遠不相及一也衛侯如晉過中牟衛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南之中牟非途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

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返此時趙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更在河南境三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是中牟與邯鄲接近日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逺今河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

叛是中牟為范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順德府界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蓋河南之中牟在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牟縣屬河南郡而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强為之説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温水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俱係臆説無明據且春秋傳衛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曰衛未可勝齊

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遂伐齊師敗之克城謂克夷儀則中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當在邢臺邯鄲之間溫水湯陰二處離此尚遠亦非也

雍正八年春余應河東田制臺聘修河南省志作為此論力辨今日之中牟非論語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而舊志竟於縣內載入佛肸墓可發一笑然攷杜氏通典已先誤千慮一失往往有此後閱宛溪氏方輿紀要謂在彰德府湯陰縣牟山之側此亦承張守

節史記正義之謊非確然也因思春秋時晉之中年
楚之豫章雖使杜元凱復生亦不能確知其處況更
在元凱千五百年後乎因檢點舊稿入于卷内漫識
于此乾隆五年三月上浣識

春秋時楚豫章論

先王建國其小者不能五十里若邾滕郳薛近在一縣
之地故其時為邑絕小論語稱十室之邑周官司馬法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至十室乃大矣若荆舒呉越地處

荒遠井牧之所不及如後世新復之苗疆動輒千百里不可以方域計故今日而欲求春秋之地亦不可概以一州一府當之也嘗讀春秋至吳楚越之傳其稱豫章者凡六見昭六年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案徐在泗州北八十里乾谿在今潁州府之亳州房鍾在今潁州府蒙城縣昭三十一年吳人圍弦左司馬戍右司

馬稽師師救弦及豫章弦爲今河南光州之光山縣又定二年桐叛楚吳使舒鳩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敗楚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桐爲今安慶府之桐城縣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舒鳩在廬州府之舒城定四年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即今壽州案數傳皆爲吳楚鬭爭杜註于前則曰江北淮水南於柏舉之傳則曰漢東兩岐

其說又云自江北徙于江南不知何所據又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師師從王此爲楚越交接豫章當又在楚越之境諸儒求其說而不得或以爲兩地或以爲三地迄無一定然愚嘗考之豫章係寛大之語自江西之九江饒州二府陽江爲江南之安慶府境北接頼亳廬壽西接光黄皆爲楚之豫章地蓋鳳陽以西壽霍光固之境皆近淮壖爲吳楚日交兵處柏舉在湖廣黄州府

之麻城縣從壽州循淮而西歷河南光山縣信陽州三關之塞至麻城六百里至漢口九百里杜氏所云豫章在江北淮水南者正當即指淮汭而言葢是地之總名舍舟于此遵陸亦即在此耳至豫章之汭則為今日之鄱陽湖無疑何則饒之餘干縣為越之西境鄱陽縣為楚之東境俱濱鄱陽湖楚以舟師略吳疆而越歸王乘舟俱在水際舍此更無別處交接總之吳楚越接境之豫章非一地而實非有二名如秦之會稽九江兩郡統

隷倶一二千里豈可以一州一縣當之哉漢分秦九江郡置豫章郡葢亦以春秋之豫章得名然實非當日之豫章地至以南昌為豫章尤非左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壽州至漢口中歷光州信陽州黄州至武昌漢陽夾峙之漢口循淮至漢路徑甚明南昌在其南千餘里無迂道至南昌之事且南昌始終為楚地于吳無與也史記闔閭十一年吳伐楚取番番今鄱陽縣為饒州府治而闔閭十一年係定公六年在柏舉之後則當

柏舉戰時吳尚未有饒州之地又安得越南康九江二府而遽至南昌也哉愚嘗推廣其說凡列國之邊境地俱極廣遠不止一豫章也楚北境之方城自裕州東北至葉縣唐縣連接數百里齊之無棣今直隷天津府之慶雲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皆是晉合溫原攢茅之地俱謂之南陽幾盡懷慶一府之境其所謂東陽者則為太行山東地非有城邑至楚漢之間始置東陽郡而秦之河西在今同華二州總謂大河以西則楚西境之豫章

由淮水之南盡大江南北連屬彭蠡與吳越俱接境乃其常理非日後始遷于江南也至漢東無豫章地高氏辨之甚明近志乃謂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引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為証尤謬後世地名沿譌襲舛甚多即同時亦有相襲者如戰國時韓之南陽豈可以晉之南陽當之也哉

余作此論實當乾隆之四年時假館九江大孤山堂旅中乏書未能博稽載籍第反覆就左氏傳臆斷頗

矜獨得然亦未敢自信踰年歸里索宛溪氏方輿紀要讀之于南昌府豫章城云酈道元謂昭六年楚令尹子蕩伐吴師于豫章即此地非也夫江湖沮洳春秋時舟楫便利未逮今日吴楚所爭實在淮漢之間酈氏之言應非篤論因歷舉余所引左氏傳六處并杜氏前後兩註謂自昔由江漢之間以達于淮豫章實爲要害而其地今不可考又稱乾谿在今江南亳州徐在泗州弦在光州則豫章當在近淮之地光州

壽州之間與漢所置之豫章全不相蒙也與余論將合先得我心不覺大快因知讀書到着實處自然所見略同但未及豫章之汭為鄱陽湖第存疑云在江漢之北則越地固不能踰大江而北也餘干為越鄱陽為楚後為吴奪併令饒州府屬則鄱陽正為三國結轃之地且此時吴越既已興兵而楚吴又方搆鬬楚與越通吴人必忌越必不敢出境一步公然與楚交接以犯吴之深怒也若槩云江漢之北越且離境

千里顯張從楚以掎吳之幟獨不畏吳人壓境閒罪近在肘腋耶固知歸王乘舟乃二國于其接境處陰相聯絡又在水際則舍鄱陽左右更誰屬哉余所謂豫章之名廣遠雖不能確知為何地而可約舉數處以概之但于今日之南昌決無涉耳因閱宛溪氏之說借為余証而又廣其所未及如此乾隆五年八月上浣三日復初氏又識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左氏叙事其藏鋮不露處要使人統前後傳而得之向嘗疑重耳遊歷遍天下而其返國也卒由秦則當其處狄十二年而行也何不徑之秦以求入而必過衛適齊及其之鄭也又何不入秦而必迂道之楚楚為蠻夷之國重耳豈不知其不可倚仗而當日之所以為此者葢其事勢實有所萬不得已也夫重耳有賢名且多得士吾以弟越次而代立其君臣之欲甘心于重耳非一日矣此時為重耳者藏形匿影側足無所幸有齊狄秦

楚諸大國其力足與晉相抗得庇護公子餘如鄭衛諸小邦則晉令朝下而夕且縶公子而獻于晉耳故其如齊也時當秦歸惠公之明年秦晉新協和未有釁而齊桓方下士故且之齊以求庇逮桓公卒而孝公內亂兄弟相爭諸侯之兵數至不得不更適他國其歷曹歷宋歷鄭特為過客耳宋方新敗而曹與鄭皆小國由鄭入秦路必由周而道晉殽函之境晉如寺人披者以百騎邀之有餘耳趙衰狐偃輩慮之審矣是時楚成方强恢

廓大度力足以容公子啓口即云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穀蓋送重耳入國之事楚子已身任之會子玉有言而秦穆公來迎公子乃送公子之秦秦楚別有間道而楚又設兵防衛以備不測則重耳之返國雖藉秦力而楚子實成之故日後猶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又曰微楚之惠不及此此豈為當日一饗與不殺之恩而已哉左氏平平敘次八國若公子無故遍游天下而不知當日之事勢實如此左氏特未嘗明言其故耳逮觀

寺人披為惠公求殺重耳與懷公以狐毛狐偃故而殺狐突而當日之故始瞭然矣謹備列之以告世之善讀左氏者

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論

考春秋之世楚之經營中國先北向而後東圖其始封在丹陽在今歸州東南七里為最南境武文遷都于郢為荆州府治江陵縣昭王徙郢于鄀為襄陽府宜城縣頃襄王二十八年秦白起拔郢楚東北保于陳今河南

陳州府治明年又遷壽春為江南壽州歷世自南而北其所吞滅諸國未嘗越洞庭湖以南一步葢其時湖南與閩廣均為荒遠之地如今交趾日南相似計惟羣蠻百濮居之無係于中國之利害故楚亦有所不爭也竊甞徧考詩書及春秋三傳與職方爾雅之文無有及洞庭兩字者至屈原放廢江濱彷徨山澤作為九歌抒其憤懑乃始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葢楚俗好歌舞淫祠原為作迎享送神之曲為湘君湘夫人以實

之道之使歸于正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意至始皇修心浮江至湘山問湘君何神博士所對葢即祖屈原之辭而漢儒爲戴記遂有舜崩于蒼梧之說其因襲傳會葢有自來其實唐虞三代之世湘山洞庭何嘗入職方況舜既禪禹而必親歷荒遠之地舜崩而二妃以天子之后離其宮闕遠歷萬里蓁莽絶域之野此皆必無之事儒者可以理斷者也用是而知尚書蔡傳謂九江即洞庭之誤而臨川師謂九江即彭蠡之源而以彭蠡爲九

江漢為北江岷江為中江合為三江者其說為斷斷不可易也蔡傳之說祖朱子而實出于晁氏說之葢以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曾氏以為湖廣岳州府之巴陵縣在洞庭湖之東不知程氏大昌已駁之謂其絶無根據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為今德安之敷揚山而朱子以廬阜當之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之德化縣與彭蠡尤近況水經注又云邦水出廬江郡之東林鄉西南注江水尚書過九江至于東陵者是也東陵在廬江則

九江為尋陽之九江益可信不誣且劉歆班固應劭皆
謂江至尋陽分為九派晉郭璞江賦亦曰源二分于崌
崍流九派于尋陽隨取之以名郡至張僧監尋陽地記
復列其名為九唐孔穎達引之以釋禹貢賈公逵以釋
周禮職方宋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並宗其說今
舍漢晉隋唐宋數千年博雅之說不用而獨取一晁氏
說之其立論可謂偏枯矣愚更嘗尋繹經文曰九江孔
殷殷者歸往趨向之辭周禮諸侯見于天子曰殷見與

朝宗二字畧同是川之取象若洞庭為大澤不宜立此名義禹貢于大野彭蠡滎波雷夏俱云既瀦既澤可証也明是九江為彭蠡之上源彭蠡為九江之下委殷者歸往之得其正瀦者容蓄之得所歸荆揚二州正是首尾相應則荆州之川為江漢為九江其澤為雲夢揚州之川為三江其澤為彭蠡震澤不既直截了當矣乎況江漢九江合之恰為揚州之三江尤自一綫不爽也或謂江至揚州更何從分而為三曰五湖只一太湖也三

江只一大江也九河分為九至入海之處合為一矣而仍曰九河既道三江其源岐為三至入海之處合為一而仍曰三江既入有何不可乎往嘗取歸氏有光之論以三江為揚子江錢塘江吳淞江而取証于國語三江環之自以為得之矣今乃知其猶未也越在錢塘江之外三江只可云環吳不可云環越孰若大江橫截南區吳越俱在襟帶之内如兩鼠鬬于穴中所云民無所移者益信況吳淞與錢塘禹貢並無其水尤不可取以為

據若如尚書蔡傳之說則洞庭至春秋之世當益灼然顯著矣乃嘗反覆左傳而知楚之疆域斷斷無此何也楚靈王淫侈周行無所不至嘗名諸侯以田于江南之夢矣不聞其田洞庭也証一也入郢之役吳兵東北自先黃來楚宜南走洞庭之野反更西北涉睢以奔隨國証二也昭王論命祀而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不聞其及洞庭湘水之神証三也意其時非特不隸版圖且洞庭亦尚微渺如屈原所云洞庭波兮木葉下亦是微波淺

瀨可供愛玩無今日浩渺之觀蓋當時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故文人學士多侈言之至雲夢涸而水悉歸入洞庭湖乃始包山絡澤而洞庭山浸其内因以山得名古今來盈虛之數如濟水絶而爲大清河鉅野涸而爲南旺湖之類川澤之改易多矣豈特疆域之變遷無常所哉

史記越句踐世家與吳越春秋越絶書竹書紀年所書越事各不同論

史記越滅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之地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曰泗上謂廣陵徐泗等州則今揚淮以及徐州泗州之地皆棄與楚余嘗著論謂越棄地利不守得延至五世為楚所滅幸矣後閱吴越春秋有云越既平吴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于琅琊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七年越徙都琅琊水經注亦云琅琊越句踐之故都也越絶書句踐平吴霸關東從琅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諸書所載較若

畫一寨春秋時琅琊為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
向傺海曲為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望東海即于此又
吳越春秋句踐聽范蠡謀築會稽小城城成而怪山自
生本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後因徙都琅琊余
考越徙都琅琊事不見于左傳國語亦無之吳越春秋
與越絶所書皆怪誕不足信然史記云越滅吳棄江淮
以北徼之左傳他事多不合據傳文哀公二十二年越
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之盟于

平陽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見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費與琅琊之說相合夫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為兖州府滕縣非江南之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變姓名寓于陶陶為今曹州府曹縣葢先時吳屢伐齊魯沂

曹之邊地吳葢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吳竟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為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琅琊葢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勍敵之楚耶且即如史記所云越自句踐以後五世至無疆中間嘗欲伐齊齊舊與吳接境與越之故土遠隔江淮若句踐棄江淮以北則其後世必不能復拓有吳

境與齊遠不相及無緣有伐齊之事則史記之自相矛盾更較然矣蘇子由謂史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而于地里尤踈舛余既据其說作越封疆論復附識他書所見于此以俟後之博學者攷焉

春秋大事表卷四